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羊欣

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晉隆安中，爲元顯後軍府舍人。元興中，爲桓玄平西參軍、轉主簿。楚臺建，遷殿中郎，稱病免。義熙中，武帝版補劉藩右軍司馬，轉長史。歷道憐中軍諮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至宋元嘉中，稱病免。除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三。有藥方十卷，集七卷。

書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奈何奈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腳中日勝也。吾日弊難復，令自願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惋。足下保愛，書欲何言。羊欣頓首。

苴化開帖三

羊玄保

玄保，大山南城人。晉安帝時，爲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何無忌、諸葛長民俱版爲參軍，不就。除臨安令，尋爲武帝領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武帝爲太尉，復召爲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時，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長史、黃門侍郎。文帝卽位，出爲宣城太守，尋爲廷尉。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徙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召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加光祿大夫。孝武卽位，召爲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遷金紫光祿大夫，進位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特進。大明八年卒。年九十四。諡曰定。

陳吏民亡叛制

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召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冀遂警民於亂。

繩綏之然後可理。黃勗曰：寬和爲用，不曰嚴刻爲先。臣愚曰：爲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旣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已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雖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故率管穴，冒已陳聞。宋書羊玄保傳

羊希

希，字泰間，玄保兄子。孝建初，爲尚書左丞。大明末，爲始安王子。眞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益朔將軍、廣州刺史，降號橫野將軍。爲其下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贈輔國將軍。

奏劾謝沈

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常著青絳納兩襜請免沈前所居官

御覽六百

九十三引宋起居注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

北征上計

呂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把沙開溝呂夜繼日日才行十餘里或七八里

參陸澄皇弟休清殤服議

尋澄議既無畫然前列不合準據案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呂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二

刊革山澤舊科議

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施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煇燧種養竹木雜果爲林莸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

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
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
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牛
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已
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宋書羊玄保傳
大明初希旨云
云從之又南
史三十六

與孫詵書稱陸法真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
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宋書良吏王
世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
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玄北咨議參軍孫詵書

劉少府

劉失其名字官少府案元嘉中有劉興祖出少府拜青州刺史
前廢帝紀有少府劉勝之南史作劉勝之
未知孰是

荅何衡陽書

敬覽高詆辭切證明所爲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目十善淨目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目明而本之不昧者邪孔子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目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邪但應有靈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目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有見棄之言乎目龍鬼之陋尙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目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刻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鷲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鷲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鷲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

疾若人入平山悌揚於王庭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疏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阱非我無謀秦勿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疏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網詩翼五豕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許申已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

營請俟諸君子

廣弘明集二十

何承天

承天東海郟人徐廣姊子隆安末南蠻校尉桓偉引爲參軍尋解職義旗建長沙公陶延壽召爲輔國參軍除潯陽令尋還都撫軍劉毅鎮姑孰版行參軍出補宛陵令趙恢爲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武帝爲太尉召爲參軍除太學博士徙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隨府轉衛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晦誅行南蠻府事尋爲到彥之右軍錄事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領國子博士遷御史中丞坐事白衣領職元嘉二十四年又坐宣漏密旨免官卒年七十八有禮論三百卷集三十二卷

木瓜賦

美中洲之嘉樹，表閭冷之麗姿。結靈根，曰誕秀，傾朝日，曰揚輝。摧
叢柯之冉冉，布翠葉而蕤蕤。惟茲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徬。方朝
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有耀。當大厦之方隆，愧微幹之纖撓。豈隱樸
曰幸全，固呈才而不效。雖眾用而獲寧，永端已曰勵操。願佳人之
子投思，同歸曰託好。願衛風之攸珍，雖瓊琚而匪報。魏文類聚八
十七御覽九

爲謝晦奉表自理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
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
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牀，
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曰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
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
國忘己，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勤，

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鼠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祐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召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召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况釁結閭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大小。必先啟聞。糾剔羣蠶。清夷境內。分畱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召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召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孛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願託元臣。翼命之佐。勦於佞邪之手。

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
僞未能鑿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
執政呂逞其欲天下之人知真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
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久而嬰若
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
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
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遊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
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
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臣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
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上世靈長義師克振中
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鑽赴
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
則微臣丹款猶存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宋書謝晦傳案何承天傳云晦將見計

使承天造立表檄又案南史庾登之傳云承天
爲時非表當浮舟東下致此三豎今表有此語
又爲謝海上表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忠。詭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
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
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權威。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
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
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
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僞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
德元臣。姻婚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
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遇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
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既經啟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
於捐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竝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
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

林願命領遺委曰家國仰奉成行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曰死
但營陽恃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曰興
乃遠借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即龍飛
非俟宋呂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大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
之及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輸於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
寵授來鎮此方分畱弟姪曰侍臺省到任呂來首尾三載雖形在
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啟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
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曰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曰
去年送女遺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
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願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
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曰陛下
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闕望國權親從卷時親自封殖
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呂交結護惡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

呂營陽爲言廬陵爲臯。又曰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慙慙。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己。廬陵之事。不由傷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願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幼。擁呂號令。誰敢非之。而亦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鑿駕。呂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尙有流言之誦。伯奇至孝。不免譖愆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慝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

之患大有問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人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族。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廟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容懾。望風奔迸。臣誠知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埽。直入石頭。梟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雷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眾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宋書謝晦傳

上元嘉麻表

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麻數。就情注意。迄於白首。

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麻每記其得失自
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攷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
疏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
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日虞書著
欽若之典周易明治麻之訓言當順天日求合非爲合日驗天也
漢代雜候清臺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
其衝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
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
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日中星檢之所差
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麻冬
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日月蝕檢
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日土圭測景攷校
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

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常隨時遷革。呂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卽用之上麻表云。自古來及今。凡諸厯數。皆未能竝已之妙。何此不曉。亦何呂云。是故臣更建元嘉厯。呂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呂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呂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厯意也。故元嘉皆呂盈縮定其小餘。呂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呂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攷其疏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呂。倘萬分。

宋書厯志上。太子率更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

二十一年上表
詔付外詳議

奏改漏刻箭

尙書今既改用元嘉厯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案景初厯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公一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日晷影刪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攻驗施用

宋書厯志下

奏劾博士顧雅等

尙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成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屐并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理亦宜家中於服爲允其博士庾邃

之顏淵廢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悞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
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呂下至於爲
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呂
餘尊所厭備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
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願雅周野王等捍不
肯怙方稱自有宋呂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
總功之服不廢於未改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
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
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
纁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
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
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
依今肯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

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禮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藩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
誰衛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
人比似尋爲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
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謝答既被摧
擻二三日甫輸怙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
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之諸侯眾子猶曰尊厭況在王室
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卻所謂
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大學博士願雅國
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淵殷明何慊王淵之前博士遷員
外散騎侍郎顧憲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
審據前準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
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卻混同茲失亦宜及咎

請旨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末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岸失三人加禁固五年宋書贈志二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沖丞何承天奏

陳滿事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曰犯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己乘輿之重加己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誤過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宋書何承天傳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六義熙中劉毅鎮姑孰常出行而隱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

尹嘉罪議

彼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苟勝箠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敕令敬恭有愆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

虧犯教義而能無請殺之辭能求所已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已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勢兩端母子俱罪滕簽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於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已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已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已謂降嘉之死已普春澤之恩故能之愆已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

宋書何承天傳永初末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己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

孝當死承天誦值赦並免

蒲道臬事議

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在制應補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流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諫

今皆曰叔母爲恭親合代公隨母補兵既遠大功不謫之制又失
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恭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
已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

宋書何承天傳

南史三十三通
典一百六十七

奏事官名議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經
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已皆應蕩除

宋書何承天傳故司徒孫孔逸奏事

本御選已喪殯讓者謂不宜仍用
逸名更見官奏之承天又議

久喪不葬議

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
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居爲下寶
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已義繩之已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
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歆然相剝或由鄰曲分爭已興此言如聞在

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適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擢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宋書何承天傳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

立三百六十律法制議

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大族長八寸二釐，林鍾長六寸一釐，應鍾長四寸七分九釐，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隋書律麻志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二終

全宋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承天二

與宗居士書論釋慧琳白黑論

即均善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曰萬劫爲
奢但恨短生無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眾僧
所排摺賴蒙值明主善教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
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曰佳

悟何承天白

弘明集三

荅宗居士書

釋均善雜

何承天口前送均善論竝諮求雅旨來荅周至及曰爲茲理興喪
宜明不可但處曰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
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曰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曰

案弘明集

羅振作寶積

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憶念且已
 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已兼
 而存之至於好事者遂已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立言
 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
 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廢羅帳之
 蓋升彌登之座消于生所已大謔也論云眾聖老莊皆云有神明
 復何已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已為故
 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當織織而無片言邪若
 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為之駭懼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極
 人神實妙已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已薪火薪
 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又云心之所感崩城墮露
 白虹貫日太白入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已受身更生
 七寶之士何為不可哉答曰崩城墮露貫日入嬴不明來生之譬

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荅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志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曰：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荅曰：今亦

役
渡當作

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曰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曰：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不邀於百倍？答曰：繁巧，曰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曰洗悔，未若翦榮蕪，曰全朴，況乃誘所尚，曰祈利，忘天屬，曰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曰無樂爲樂，法身，曰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曰離苦爲樂，法身，曰接苦爲身，所，曰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敬導巖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曰仁活致封，嚴氏，曰好殺致誅，厲妙行，曰希天堂，謹五戒，曰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

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蘧近爲敗。導
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
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
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虛信不竝。是曰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
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曰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
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
當與周孔並力。致教何爲。誑曰。不滅。欺曰。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
脾合。曰。傷盡性之美。荅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
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
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
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
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
誥。春田不墾。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鈞而不網。是曰仁愛普洽。

作合

澤及純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日晡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捕宰之間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荅明來生之驗袂服肝衛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隄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旣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已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儒殊不肖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已足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干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脩仁寺竺融之闕行儻靈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畱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謠言申旦忘寢退已爲士所已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據捨此而務彼又豈稱情立文之制知來

生之爲蒼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嘗
欺我哉。祿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者舊大程誨人不倦於此未
默目前已遺取明佛論。遲待至冀或明然於心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答宗居士書

當作常

重告並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是下已賤漢祖。況將士乎。證譬堅
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
方欲影響。曰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
中華所務。是已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
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運者。不役
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
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答顏光祿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險精粹。宣寅道心。褒賞施土。貫

頁作演

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
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運思或昧然未全臨洽故復
重由木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
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選斧恬漠之想消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
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識三才者無取於氓隸
言眾生者亦何濫於聖賢旣已開命猶未知二塗當曰何爲判將
伊顏下麗靈喬札上附企望不倦曰社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
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
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破大德不可謂之眾生譬聖人雖同
稟五常不可謂之眾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眾哉來告云人
則役物曰爲養物則見役曰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願同鄙議至於
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奉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曰道爲

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合受殺威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鄭。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盡。在天將何憑。曰。夫神鬼惚恍。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於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恆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已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曰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恆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弘明
集四

重答顏光祿

融當作
翊

蓄一作君

計一作許

取當作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溲腐方寸故願憑流颺已
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已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瞻夫良玉時玷
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辨未獲云已復進請
益之間庶已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已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已三畫為三才
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遞世無悶非厚載之且君子乾乾非
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
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
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尹顏宜其下履則黃裳
之人其猶弗及雖墮之旨高下無準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
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剛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
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已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

生下於
本當作
本於

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
同眾復何諱眾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
於眾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於本理而理異焉同眾之生名將安
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眾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
防猶患踰盜况乃罔不設備引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
始云皇聖設俶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引反漸息泰今復引方開
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引封劔爲稟和爛淪爲翼善夫腫瘞
繭粟宗社三牲麋腳豆俎引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
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愛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
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願此唯疑宜見正
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
爲生類故邪昔人引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

亦曰爲然是曰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
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
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
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曰聖言
多採譎怪曰相扶翼得無似曰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曰類
感常善曰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虛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
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佈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
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
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愼及涓腴良
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竝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
亦何妨於敬而緘局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華結網罟興累億
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
橫成納隍之醜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

仁作仁

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呂期欲人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弘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進。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行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敷。性曰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呂政曰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宥。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已善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降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

昔當年之眞、惟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踣膜揖讓、終不竝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遊一也、及蜀梁二叔、廿人驛胥之警、非本義所斷、故不復具云、

引明集四

爲謝晦檄京邑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盧陵王構闔、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案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引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誅目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郡士庶、咸所聞知、且其所啟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

令見谷云欲自撓政事求離任還都竝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繼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域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秋當所譜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白白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忒離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怪居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憤慨遂矯違詔旨遣劉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眾軍已至揚子雖曰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互川駟介傲野武夫驚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靈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

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愷、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畱守江陵、分命參軍長監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監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竝趨襄陽、奇兵尙速、指景齊奮、諸賢竝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勅、宋書謝晦傳 案何承天造

檄立表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三終

全宋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承天三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弃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明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旨顯著者也夫鵝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眾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渺有得免刀俎者燕鷺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已爲訓者如彼所已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

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曰科法入中國。乃所曰爲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教。是曰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廣弘明集二十

答向歆問祖無服。父有服嫁孫女。

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孫女不何。荅曰。吾謂祖爲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鄭尙書曰。祖爲婚主。女父不與婚事。意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己雖小功。可曰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于禮可通。徐野民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曰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邪。通典六十

荅江氏問次孫持重

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荅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已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一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荅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通典八十八

通裴難荀論大功嫁妹

婚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爲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邪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已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聘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嫌得嫁邪若本降爲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爲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

然矣。通典
六十

渾天象論

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曰：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互相補，故旱不爲滅，浸不爲益，徑天之數，蕃說得之。宋書天文志一隋書天文志上開元古經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之六十五，彊，卽天徑也。黃道、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挾天而南五十五

度。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卽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隋書志上開元

占徑一

安邊論行上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遣羣策。經綸戎政。臣已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猥狃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旂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言北。虜爲念。大宋啟阡。兩耀靈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

庶或間引羣慮研盡眾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眾一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收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眾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難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稱勤王師已勞天下何可言之今遣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已殘害割辱視息無寄故縱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擊殘是

案宋書
作祖中
通典作
沮中

其所已連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薶，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已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宵來征，徒興巨費，無掛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黑木，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已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名。通典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通典作之屯，民夷散雜。通典作民晉宣王已爲宜徙河南，已實水北。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埃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自禦其來，整甲繕兵，已乘其敝。雖時有通否，而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通典作約而一。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察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

田賦帥振其風略，蒐獵宜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師已縻之。設
禁已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
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壘，電掃嵩恆。燕狐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
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
亡，有微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
邊戾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
在去就，不根本業。雖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已
馳騁爲優容，已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
不日爲勞。露宿草寢，雜其常性。通典作露宿莽勝則競利，敗不差
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怩，未虞
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衆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通典作禾
稼焚燕問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已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眾。
馳車奔駟，起役必遽。二語通典作奔馳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

客成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眾之勞有扞衛之
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曰實內地。今青兗舊民
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
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移太山曰南。南至下邳。左涿
右沂。用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嶮。四塞之內。其號險固。通典作其險是
固。民性重遷。閭閻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
息。若曉示安危。居曰樂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
隍。曰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已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
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脩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
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
子守家。長吏爲餽。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
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
士二千。足抗羣虜。一萬矣。三曰募偶車牛。曰飭戎械。計千家之資。

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已衛其眾，設使賊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以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出已。還保通典作銘利輸。

之於庫。

通典作武庫

出行請已自衛，已利鐵。民不得辨者，官已漸充。

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

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

通典作習俗

其怯勇，山陵川

陸之形。

通典作作利

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中作刺

怨起及瓜，今若已荆吳鏡。

已上十一字從通典備

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

怨通典作嗟苦

亦深。已臣料之，未若卽用彼眾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

在民，商君爲秦，設已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

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已來，茲制

漸絕。

通典作漸

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且民

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旨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

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通典不教之

失也。今移民實內。後治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

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通典表

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

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裁因事著。晝戰見兒。足已相識。夜戰聞聲。

足已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曰古城荒毀。難

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衛。塘

壑存者。因而卽之。通典作增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通典作補斷足已禦彼

輕兵。防過游騎。假已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

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籍

之氓。兼扞城之用。千家之宰。總倍旅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眾。

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

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繇利錢，既不都斷，往歲粟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已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關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燬，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脩復，舊堵，利其球邊，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已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微敵。

通典作此亦禦敵

之要也

宋書何承天傳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

論魏文帝已洛京宗廟未成，祠武帝於建始殿。

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宋書禮志二

論蜀習隆向允請立諸葛廟于沔陽。

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丞，故後代遵之。已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

式禪又從之竝非禮也

宋書禮志四

論旄頭

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鳥之設務祭風祲宜是秦矣

宋書禮志五

論吳朝設樂

世咸傳吳朝無雅樂

宋書樂志一

案張溥本此下有案孫皓云云乃沈約語也不錄

或云今之神孫氏曰爲宗廟登哥也

同上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曰陰陽分地曰剛柔用人曰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立黃供其器服文曰禮樂娛曰人

祭弘明
集無祭
字
宵作宵

音。鹿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曰儉，素訓民，乾坤曰易，簡示物，所曰訓示，慙慙，皆此之儻也。安得與夫飛沈蠖蠕，竝爲眾生哉？若夫眾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收漁俟竹懶，祭所曰順天時也。大夫不廢鼎，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曰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祀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曰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弘明集四卷六入
類聚二十一

三代樂序

正德大像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管節，有古之遺音焉。

通典一百

四十七細覽
五百七十四

新麻敘

大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微也。是言多
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旦積世不悟。徒
云建麻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
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
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
年。始用三統麻。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
君子言麻。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
分於天。疏闊更百。五百八十九爲繩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
象法。又制遲疾麻。呂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續漢律麻
志下注補

又見宋書
麻志上

釋奠頌

乃昔孔顏夢周希虞自天由美異代同符經修講治研幾識理道

貴崇業隆尊尚齒

初學記十四

社頌

并序

余己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爲此文

社實陰祇稷惟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
有才子實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
播植作又萬邦克配二祀曰報勤庸勤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
實神節斯因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乃家乃國
是奉是遵豈伊百世萬代不泯烝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我我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
惟馨

張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二

白鳩頌

并序

謹攷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曰應顯是曰玄扈之鳳昭帝

軒之鴻烈，嚮宮之雀，微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治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貝紳降祥，方祇薦俗，休珍維杳，景瑞畢臻，至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微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璋於運衡，榮光圖靈於河紀，蔑已尚茲，臣不量卑薄，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目翫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已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已聞，其白鳩頌曰：

三極協情，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貫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躋，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照耀，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聽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嗣台頌，揚鮮帝畿，□□□□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棲閣，騰開，丞哉，明斤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

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宋書符瑞志：下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有世寶，雙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浚曰：獻太子。庾亮令何承天表。

天讚

軒轅改物，日經天人。睿成造麻，大撓創辰。龍集有次，星紀乃分。初

地讚

九州攸同，時維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初

五記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書院提用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四終

全宋文卷二十四

何承天

十

全宋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梁陽開封人。隆安末，爲桓偉輔國主簿，隨府轉安西功曹，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遷御史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進侍中，復爲太尉咨議補右長史。宋國建，轉奉常，及受禪，遷太常都官尚書，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封龍陽縣子。出爲豫章太守。元嘉三年，進尚書右僕射。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集二十卷。

諫北討表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恩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因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

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產闕其勢然也若陵
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
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攝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
算事從屈中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
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旣必然江南
爾爾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曰殿下大申威靈未
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
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
加遠師民散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諸縣事非偶爾
皆是无賴因匿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謹其所願必爲亂矣古
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
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
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論斤等可念耳若行

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放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宋書鄧錡之傳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錡之上表諫請立學表。

至於涖泗之教，洋洋盈耳，所曰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施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曰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裁文類聚二十八

舉謝綸自代

蓋聞知賢弗推，藏文所曰竊位，宣子能讓，晉國曰之獲，蓋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曰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曰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綸，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曰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曰漸，差可曰位，擬人，請免愚短，甘充下列，投爲賢牧，實副羣望。宋書鄧錡之傳柯偉進號安西

轉補功曹舉陳
郡謝綸自代

滕羨仕宦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
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曰助教。或因跡。曰
成罪。屈申與奪。雖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
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曰遷
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
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曰古證今。當使理厭人
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
通勝者。則曰無譏爲證。棄勝者。則曰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
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
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勳蹇謬魏朝。亡身爲
效。觀其志。非貧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論。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

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曰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曰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識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曰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璠則七年不除夢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騎驃所勸割無有如膝之易者也。若曰縷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曰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爲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曰言之又譬明不同戴天口而爲國不可許復讐此自曰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曰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

之理而雜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譴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曰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嶠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曰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曰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曰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化未知斯事可

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引通情紀每傷中庸又云若許讓隣則恐亡身致命之仕引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國家之罪人耳何所而得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豈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曰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苟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親賈充受辱於庾純自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歎哉若曰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

多者則夷齊於夷望子房於西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
默順避禍曰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
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貴鄉間阮咸居哀窮
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曰阮獲通於前世便可疑於後乎且賢聖
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以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細說
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曰免責曰其孝也曰碑殺兒無讎曰其忠
也今豈可曰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
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辨也滕非下官鄉親
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曰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
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
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
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宋書鮑鮮之傳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

不反情子羨仕宦不廢識者嫁之

桓立在荆州使是學僚博議鮮之議

父疾去職議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曰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膺天下之大教曰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曰眾苞寡而不曰寡違眾况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曰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曰中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曰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

宋書鄭鮮之傳長史曰父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

鮮之因此上議從之

啟事

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與沙門論躡食書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卽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

紫弘明集
作申所至

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齊講肄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預。而已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屨。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已存道。道親而形疏，行之有理由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啟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其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已法鼓，列已次序。安得企踞其閒，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遯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眾，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旣末，於用又纒。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神不滅論

多曰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曰然。其可言乎。十世既已。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窮靈。思復淪溺。仰守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燼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牛俱存。至於靈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曰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曰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曰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眾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靈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邪。近取諸身。卽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曰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南越此下有牛之本。生之所本。八字原注。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

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卽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情矣。然形神雖靈妙異源。但已有爲分。夫所已爲有。則生爲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答曰。子之難辯。則殆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賸而不散。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眾生所資。因卽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鄰。而限已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爲不滅。

可曰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曰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曰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則神不頓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曰悟乎。

系弘明集
在水出水
水字皆作
火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曰資彼形何哉荅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辯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躬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曰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異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邪爲是神邪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曰爲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自成罪福

七下此字
何

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卽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旣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旣生旣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旣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未徵本。動失其統。所已守此一觀。庶階其峯。

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
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天
無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已究其
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清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
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
哉。

釋藏車五
弘明集五

祭牙文

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旣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
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使凶隴時殲，主靈臣悅。振
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魏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
一御覽三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二十五終

全宋文卷二十五

知解之

九

傅亮

亮字季友，壯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傅咸玄孫。初爲建威參軍。歷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遷爲祕書郎。未拜，義兵起，丹陽尹孟昶、呂爲建威參軍，義熙初，除員外散騎侍郎，轉領軍長史。未拜，遭母憂，服闋，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遷散騎侍郎，轉中書黃門侍郎。尋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書令。武帝受禪，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封建城縣公。轉尚書僕射，少帝卽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尋行廢立，文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元嘉三年，伏誅。有集三十一卷。案南史傅亮傳云：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非征虜。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誌，皆亮辭也。張溥不

有進劉裕傳中車騎將軍詔封豫章郡公詔封宋公詔進宋王
詔兩宋詔釋策碑宋聖書今改前二詔必非亮作唯宋公宋王
當屬亮作無左證釋代
詔策則王詔之作也

喜雨賦

唯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時偏。望襄陵於唐籍。感雲漢於周篇。匪
叔葉之或遺。在盛土其固然。伊元嘉之初載。肇沐明於此年。懿玉
燭之方照。愜積陽之獨愆。淵源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嗟我皇
之翼翼。惟臨朝而輟爨。踵沖軌於禹湯。協至誠於在余。且東作之
未竣。庶雨露之風濡。道縣子之徒塵。尤魯侯之焚巫。祇桑林之六
禱。修季宰之再雩。誠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孚。聆晨鶴於高垓。
候青畢於天隅。發曾雲於觸石。晦重陽於八區。春霆殷已遠。響與
雨霈而載塗。灑豐浸於中畷。覃餘潤於嘉蔬。殷爵人於菑畝。衍將
繁於中衢。嗣良頌於多稔。兆嘉夢於維魚。矧具臣之逢運。又均休
而等處。陶山成於暮稔。念歸駕於董疏。

藝文類聚二
初學記二

九月九日登陵嶽館賦

歲九兮之暮月，肅晨駕而止逝。度迴壑，日停轅。凌孤館而遠想，何物慘而節哀。又雲悠而風厲，悻絳紫於寒渚。墮豐澄於荒澗，玩中原之芬芳。惜蘭圃之凋蕙，旂竹柏之勁心。謝梧楸之零脆，爾乃流盼平隰。落日還皋，於感具盈。在物周騷，聆離鵑之悽響。泝鳴林之瀏飈，彼遊子之苦傷。每寤歎於我勞，矧集悲而鍾苦。疚寸心其如切，眇天末曰遙睺。怨故鄉之阻遊，款文類聚四初學記四

登龍岡賦

靜潛處曰永念，聊駕言曰寫憂。蒙旭露而夙軫，稅余轡於龍上。南臨平隰，西際荒疇。比宇連葦，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廣澤，究川陸之迴修。羨翔羽之嬉林，樂綠蘋之在流。乘清漪曰汎濫，翳稠枝而命仇。信蓬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藝文類聚六

征思賦

逢休萌之餘胎。託菲薄於末暉。既致戎於皇幄。亦被已於宰闈。傷
鵠梁。曰載揚詠。仗檀而屢思。和風翕曰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
暖曰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鑿
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岨。觀高掌於
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藝文類聚
五十九

感物賦

并序

余曰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時風霜初戒。
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翻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曰燹滅爲
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鵠之事。與彼同迷。而忘
反鑒之道。此先師所曰鄙智及齊客所曰難目論也。悵然有懷。
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在西城之暮昏。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蛉於前廡。鑿朗月於房櫳。風
蕭瑟曰陵幌。霜澄澄而彼幄。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

人之萃感何夕水而慮充眇今古已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
之遺矩希並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袞溫聖哲之遺蹤墳素杳已
難陞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攸舊聞於前
史訪心跡於汗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
嘉美手於良工辭存蠶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
揚摧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織蠅絲帳求隙望爛思陵糜蘭膏而
無悔赴朗燭而未微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
悼悵永念而拊膺彼人道之爲貴參二儀而比垂粟清曠已授氣
脩絲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剏末而捨本或
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
士而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鑿濁而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
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已

增情

宋書傳

芙蓉賦

攸庶卉之珍麗。實總美於芙蓉。潛幽泉以育植。披翠蓮而挺敷。汎
輕荷已冒沼。列紅葩而曜除。微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
觀於中池。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葩秀。於火中而結房。豈呈芬
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
有曠。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文類聚八
十一

立學詔

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由之。故
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學藝。脩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
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
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故老竊歎於子衿。此
國風所召。永思小雅所自。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

日月已奠，便宜博延。胃子陶樊，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攷
詳舊典。日時施行。宋書武帝紀下載文類
卷三十八曰：爲傅亮作

策加宋公九錫文

朕曰寡昧，仰鑽洪基。夷羿乘桴，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
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於地。
七百之祚，翦焉莫嗣。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
厥弛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
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
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吼。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
羣慝。尅復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羣后，
泝流長鯨。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慈折首，羣逆夷殄。三光旋照，舊
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漭。阜財利用，繁殖生民。
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貢

眾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爲邊毒。公蒐乘秣。馴。復入遠疆。衝摺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旆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徒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輶南濟。義彰於色。疑然內湛。視險若夷。據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衄。喪旌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釐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日刑。消之不日。倉兕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闕。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呂良圓。凌波浮瀘。致屆井絡。僭豎伏鎖。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

秋星言。斫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迺旆河川。實繁宗廟。二叛
奔迸。荆雍來蘇。元澤浸存。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
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民有匪風之思。
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
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僞牧逆藩。交臂請罪。百
牟榛穢。一朝埽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曰明德。
爰初發迹。則奇謀冠世。電擊羣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
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辨方正位。
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滔風美化。盈塞區宇。是曰絕域獻
琛。遐夷納賚。王略所旦。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
于種德。何已。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己
寵章。崇其微物。所曰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
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

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惜焉。今進授相國，曰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茲玄土，其曰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重，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綬，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曰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遷志。是曰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未敦本，務農重積，采繫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鳥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加樂之和。是用錫公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惟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呂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泉。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呂登公當軸。處中率下。呂義式遏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于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柅鬯一。尙珪瓊副焉。宋國置丞相。呂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呂終我高祖之嘉命。宋書武帝紀中南史宋本紀一藝文類聚五十三呂爲傳疏作

爲宋公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職。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

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藝文類聚四十一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綱紀夫發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木支之祚實隆鄰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覓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殫墟墓信陵尙或不泯况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可謂復近墓五家長給灑埽便可施行

文選又黃文類聚四十御覽五百六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立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相洛顯默之際自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仁駕田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事懷人永歎買深過大梁者或仁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

隨會擬之。若人亦足。曰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頌蔡行潦。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文選又宋書武帝紀中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屈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遺疾。道阻且長。加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已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簫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已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復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愜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旣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白聞。

文選

爲送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

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尙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
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
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靈
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衰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
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
寧歲臣曰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謹言嘉謀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
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曰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
幸不奪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懈
固每謀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曰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
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
大賞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聞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

不又選作
啟上

五

感是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啟上合請付外詳議文選又宋書劉
穆之傳南史十

爲劉毅軍敗自解表

遂令犬羊內侮兵纒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
宥賴天祚有底家宰靈武長蛇翦毒醜類宵遁今畿甸告盛四封
有截臣元穀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
其微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況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裁文類聚
五十四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勛織善徵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總貳殷要
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既懸錙銖靡遁厲駕習驥終莫之
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必將上增國垢下招私黜張文類聚
四十八

爲尚書八座奏封諸皇弟皇子

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已維城皇代盤
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
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啟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
邦家竝可封郡王

藝文類聚
五十一

與蔡廓書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
官次坐下足下試史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
係其夫下皇后一等推王姬下皇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
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鈔疏如別又
海內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
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
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司馬傍文爲撫軍開府對錄
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僕同之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

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

宋書蔡琳傳

與沈林子書

班爵酬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白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咎。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爾。足下雖存

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

宋書白序

與謝晦書

薄代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宋書謝晦傳

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

同上

辛有讚

穆生讚

董仲道讚

並見宋書傅亮傳七

文殊師利菩薩讚

在昔龍中今也童眞乘化游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

揮幽隨道達天人

初學記二十三

彌勒菩薩讚

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兜率按轡候時翳翳長夜懷而慕思思

樂朗且屬想靈期

初學記二十三

演慎論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
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
勇馮河貽其苦箴庚書箸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曰談
所已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虚空
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季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
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冒昔人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已庶
安行險而微倖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歟其故何哉

流溺忘反。而曰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雖於涓涓。合拱挫於纖縠。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曰風逝。鑑醴酒。而投絨。夫豈傲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曰營內喪表。張曰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心。霄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竄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曰。詒至而言極矣。夫曰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曰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鍛於承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醪。入

字

其懼患也。若無營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

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邇。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

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
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
獎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
於叩焚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
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
矣

宋書傳
亮傳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
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片直內
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竄遁擁據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
先羣后電發川淵獎懷本之眾勸思奮之士柏謙籍累葉之資徐

覆卍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蚩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謀內湛，翰旅陳眾，覲險若夷，飛雲西派，則水截鯨鯢，乘輅東指，則陸殪長蛇，迴累碁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涓風懿化，永結於荆南，銘曰。

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衮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愜喜，訓儉於物，復禮於己。

教文類聚四十七

侍中王公碑

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連距無妄，陵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曰民望，晉朝居疑，閉之際，懷方履順，處艱，曰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強禦無已，蕩其守，錄矣，公侯乘和，挺生，誠深冬潭，文監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

德

教文類聚四十八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案亮父暖爲安成太守

爰自漢季，已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繡，粹佩蘭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曰棲遲，改其閒。不曰隱約，同其操。楊生所爲，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內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王統藻校刊